

捷克 伊·馬列克著

曙光照耀着我們



光明書局出版



曙光照耀着我們

(礦工的故事)

捷克 伊·馬列克 著

禾 金 譯

光明書局出版

Jiri Marek
Nad nami Svítá

根據蘇聯新世界月刊(Новый Мир)1951年12月號所
刊俄譯文礦工的故事(Рассказы о шахтерах)譯出。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初版 · 一九五三年一月再版

版權所有



光明書局出版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 九六四二〇

審校者：虞覺

再版 7001—15000 冊
定價 4,500 元

目次

調皮的礦工頭	五
帶鎗的人	三〇
新居夜話	七一
礦工維達謝克的第一次休假	七九
老少競爭	九五
輝俊記	一二七

調皮的礦工頭

這個故事，看來也許根本沒有什麼了不起，並且也許可以說：這個樣子來同那曾經瀰漫在我們國土上的黑暗勢力作鬥爭，並不是很適當的，而且完全相反。這是實情。可是，請不要忘記，英雄主義並不僅僅在於慷慨赴死。要知道，主要的不是死，而是鬥爭，而且，並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要在軍旗下面才能夠得到勝利的。有成千成萬的無名戰士把一塊塊石頭砌成高塔建築，就從這高塔上面發出勝利者的號角。

可是，這篇故事，即使不能和你們中間有許多人所經歷過的事情相比，它可還是有教育意義的，因為它說明着：機智和敏捷是往往會有代價的。

第一個看到那班傢伙的，是那個拖着一條癱腿的、年老的澡堂工役。他從前是一個礦山工人，殘廢了以後，便受照顧而得到了這個礦工澡堂裏的工作。老頭看到了那班傢伙，

嚇得直打哆嗦。在他多年的礦工生活中，他遇到意外已經不止一次——其中有一次便叫他丟了一條腿，——可是現在，一看見這些納粹黨徒，他的呼吸就窒息得甚至比他當初在地底下，在掌子裏，聽到崩場的轟響時更厲害了。

老頭看到，一輛汽車刷的一下子刹住車停下。那些黑衫隊員們是不打那主要的出入口走的，那主要的出入口通向一道寬大的門，從辦事處的窗子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們的黑色汽車是沿着那條長滿了草的道路打後面走的，並且在那正對澡堂窗子的地方停下。那年老的澡堂工役想道：『要不就是他們走錯了路，要不就是他們太熟悉路了。』他望着那輛滿載着納粹小子們的汽車，斷定這批人多半是一些壞蛋。他們的來意，分明是不善的。隨後他看見，從汽車裏走出來五個穿黑制服的人，制帽上綴着海盜的骷髏標幟，老頭對自己倒並不耽心什麼，可是他明白，礦上不久將有好可怕的事情要發生了。他在地底下

● 黑衫隊員(Schutzei)——德國法西斯匪首希特勒的警衛隊隊員。黑衫隊(Schutz-Staffel)一般也譯作「SS部隊」。作為德國法西斯統治者的「最親信的」特務組織之一。這個「部隊」的殘酷狠毒，是婦孺皆知的。——譯者

採煤幹活多年，如今，癩了腿，還繼續爲他的伙伴們服務，——給他們送熱水，收拾淋浴間。他熟悉了礦，跟礦結了不解緣，這兒一切對他都是可愛而親切的。當過去有一次，幾個突然光臨的黑衫隊員無情地拷打兩個礦工的時候，老頭就直打哆嗦，跟他自己挨了打似的。

納粹黨徒們聚在汽車旁邊，伸着懶腰，搓手摩腿，看來他們是遠道而來的。接着他們就整了整身上的佛林奇式軍裝大衣①，摸摸武器。他們那些又大又長的手鎗，即使藏在手鎗皮袋裏，也有一副吓人的樣子。其中有兩個人肩上揹着自動步鎗。那個一輩子祇知道採煤的老礦工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武器，——短短的，可又活像步鎗。這也算是一些客人呢，老天爺！誰知道這次光臨會造成什麼情形，說不定會比過去的那一次更糟吧。那一次，抓去了兩個礦工，過了幾天，他們的名字出現在一張紅色的告示上了，那上面寫着：『判處死刑』……事情分明是很嚴重的，當時礦工頭也給逮了去，而叫庫巴特來接替他的位置。庫巴特對於他的新職務還沒有幹熟，而這些黑色的小子們倒又帶着他們的手鎗和怪里怪氣的步鎗突然光臨了；倒又帶着盛氣凌人的微笑，自管自地直往礦上來了。他們要找庫巴

① 一種闊領直襟的軍裝大衣，爲英國的佛林奇將軍（J. D. P. French）所創製，因而得名。——譯者

特，因為庫巴特像他的前任一樣，是管火藥的，而這種火藥呢，又總有一點兒要走漏到那些非常需要它的人們手裏去。……一想到這一點，老礦工的下顎就打起哆嗦來了！他兒子瓦

茨拉夫可就是上庫巴特那兒去取火藥的啊。

『奔到辦事處去給他們報個訊嗎？』他心裏一想：『不，他反正趕不上這些穿着擦得雪亮的豪華長靴子的健步如飛的小子們的。那些長靴子多漂亮啊！』

『又要鬧得翻天覆地了，』老頭想道。『這要到什麼時候才有個完呢？到什麼時候才能安安靜靜地在澡堂門口坐下來，對着太陽閉閉眼，而對於你所預料的明天有個把握呢？』

五個黑衫隊員往辦事處走去。他們走過澡堂，甚至沒有對它加以注意，也沒有看見那個隔着水汽朦朧的窗子戰戰兢兢地在望着他們的澡堂老工役。他們一直往前走，看樣子是很清楚地知道他們來幹什麼的。『庫巴特完啦，咱們的新礦工頭完啦，』老頭想道。『一個好人，可惜……如果「蓋世太保」知道了我的瓦茨拉夫，那怎麼辦呢？而我連趕到礦工頭那兒去給他報個訊也不能！』

營辦事處裏得悉有黑衫隊員到來時，他們已經走進了辦事處的房子，一切都沒有什麼計較可使了。那會計員甚至渾身直冒汗。他剛來得及回過身去對庫巴特在那兒畫礦審平面圖的房間看上一眼，門兒就刷的一下子打開了，那些黑衣小子們已經到了庫巴特身旁。其中有一個人啪的一下子把手鎗皮袋打開，以壯聲勢。

『檢查爆炸器材！』他用德國話對那發了呆的庫巴特怪聲吆喝道。

庫巴特沒吭聲。他們用拳頭在他肋下搥打，又吆喝了一頓，問他，他媽的，還有神志沒有？——庫巴特到那時才點了點頭。

在他的記憶中，閃電似的現出了不久以前的逮捕場面：兩個在礦窖裏當場被捕的、滿身沾着煤屑而已經被打得血淋淋的礦工叫人給拖上了汽車。庫巴特對於他的前任克齊沙的被捕也記得很清楚。那時候，他，庫巴特，就被派上了執行礦工頭的職務，而且有人帶着惡意的微笑告訴他，說從今以後，礦上的整個兒火藥庫都得由他個人負責了。他可懂得這是什麼意思嗎？

如今，庫巴特呆呆地站着，感到他臉上滿臉蒼白。『火藥庫是不是好着呢？』他在

腦子裏想道：『萬一生產小組裏有人把發貨記錄下來而現在被發覺了呢？』然而，準確的記錄是一回事，火藥的大量需要可又是一回事。自從庫巴特被派上當礦工頭的時候起，就有很多相識的好人上他那兒去；事關重大的談話繼續到深夜。一切是經過這樣安排的：要叫火藥一點一點地無形中減少下去。可是，如果最近的記錄不能相符呢？

『怎麼的？你沒聽見嗎？懂我的話嗎？』一個黑衫隊員打着德國話嚷道。

庫巴特重又機械地點點頭，可是依然沒吐出個聲氣來。黑衫隊員們彼此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是有經驗的，他們知道，如果一個人有這種呆若木雞的神色，那就表示事情大有可疑了。

『我們分明是攔着了他們的什麼事情啦，』那頭目低聲說道，『要不然這捷克人是不會吓得這個樣子的。好像，這兒有油煎味兒呢……你說怎末，魯基？』

魯基裝起了笑臉。

『的確，隊長先生，這兒有油煎味。咱們來得正好，嗅覺是瞞不了咱們的。』

● 這一句話的意思是：『有咱們吃（捕）的了。』——譯者

那隊長用眼色對其餘的小子們發了個訊號。他們已經知道了一切步驟。其中有一個人留在辦事處，守在電話機旁。魯基，那個隊長的助手，就把這個捷克人帶走，馬上同他一塊兒到那儲藏火藥的窖井裏去。另外一個人站在升降機的罐籠旁，第三個人站在大門口，而隊長就照例來回踱方步。他們命令窖井裏的所有工人都不得離開原地，不准任何人出井，也不准任何人下井，因為這裏一定有問題，必須作一次全面檢查。

庫巴特像石頭似的站在門旁，並不抬眼，裝出不懂那些黑衫隊員們彼此在說些什麼的神氣，而自下却在聽着他們的每一句話。他心裏有個計較在醞釀，這個計較，一時還不具體，但很快就有了了一個愈來愈清楚的輪廓。儘管這是一個糊塗的、可笑的主意，可是它還是會有點用處的。要知道，在那邊地底下，在庫房裏的那些火藥，也許都還是好好的，也許並不。……如果他們抓住了庫巴特的哪怕是一點兒小破綻，全局會弄糟的。……

不得不手無寸鐵而取得勝利，——祇有如此。

『開步走！』那隊長吆喝道，魯基這小子就推着庫巴特，把他押出到院子裏。兩個黑衫隊員跟在他後面往下礦的口子走去，那些遇見他們的人都驚奇地看上一眼。那年老的澡

堂工役爬上長梯，隔着澡堂的窗子望着。當他看到庫巴特像綁住了似地在兩個希特勒匪徒之間走着的時候，他的手發抖了。簡直像上刑場呢！黑衫隊員們揚揚得意地微笑着，他們的醜臉上刻劃着：『啊哈，落網啦！』

在院子裏巡邏的那個黑衫隊員，已經在對一個想走近院子去看看看出了什麼事的揀煤技師大聲吆喝了。他把自動步鎗的鎗口對住了他，那技師就重新躲進了他的屋子。在升降機旁，庫巴特站了下來。

『也許不必下去吧？』他顫着嗓子問道。

『什麼？』那希特勒匪徒微微一笑。『不必下去，什麼意思？……』他示意地望住了他的隊長。『您瞧，這傢伙想脫身呢！』

『走！』他怪聲吆喝道。

庫巴特又一次轉過身去對住了他。

『報告，官長先生，您這樣子是不能下礦的，……那兒很髒，……漂亮衣服……』

『住嘴，不許有什麼耽擱！』魯基又對那頭目眨了眨眼：『我說，這礦工頭打算拖延我

們，在這個時候，捷克人中就會有人打電話下去報訊了。我們知道這一套！」

『我們知道，我們知道。』那隊長得意地點着頭，又因為他心裏很高興，就把他的皮手套脫了下來。

『你拿去吧，魯基。這傢伙是有一部分對的。』

庫巴特鬆了一口氣，驚奇地望着他那路伴在帶到手上上去的那雙手套，說道：

『報告，先生，我不敢負這個責任。……官長先生，您的靴子那麼漂亮，而我們的窰井裏可是濕淋淋的，盡是水，抽水筒壞了。我勸您換一身衣服，換一雙鞋……』

他沒有說完話。那黑衫隊員打了他一下耳括子，把他往升降機的小門那兒一推，叫老庫巴特差點兒沒撞破腦袋。

『得拿個燈啊，燈！』庫巴特結結巴巴地說。

可是他們沒讓他這麼做，怕他給底下的人們報訊。他們派那個管升降機的人去拿燈，可是那人叫所有的事情給吓昏了，在匆忙中祇拿了一個燈來。

『夠啦！』那德國人叱喝道。『不許再有什麼耽擱了！我不需要燈，你照着就行。』

堅決和迅速，是成功的保證，那黑衫隊頭目贊許地點了點頭。魯基走進了罐籠。它是一種令人頭昏的速度往下直降。連庫巴特也透不過氣來，而那德國人，當他感到他的胃往咽喉直冒的時候，就簡直吓得尖聲嚷叫了。到了地下，罐籠衝着地底撞得那麼兇，差點兒沒砸碎。在別的時候，對於這樣的叫人撞破腦袋的下降，庫巴特就要把那機師大罵一頓了，可是這會兒他祇是微微一笑：啊哈，機器房裏的人們已經知道罐籠裏載的是什麼人啦。這是一個好的表示。那就是說，他庫巴特即使有這個黑烏鴉在他身旁的時候，也不是孤獨的。

一切情形暫時總算還好。在地上時，庫巴特的神色是驚慌失措的，這兒，在那陰森森地點着幾盞小燈的、幽暗的大地巷裏，他就馬上挺直了身子而暗地裏回過頭去望望那個跟在他後面走的黑衫隊員了。喝，多麼衣冠楚楚啊，就像去參加婚禮似的！這麼個傻瓜，還帶着手套呢。在窰井裏帶上小羊皮手套！簡直可笑！不過，這情形倒叫庫巴特十分放心了。……

庫巴特在高大的地巷裏走着，那個黑衣小子跟在他後面。這個捷克人走得多慢啊！

他不願意去送死，想拖延自己的末日的到來呢！

『上勁點兒！』魯基命令道。

庫巴特加快了脚步，懷着惡意的高興想道：『等着，別忙，有得叫你跟着我趕呢！』

他們在越來越暗的一片漆黑中走着，庫巴特可完全安心了。他在想，庫存的火藥和雷管的確是和他挾在腋下的帳簿上的記錄相符的。可是，即使不相符，這小子也不會肯仔細點算的。庫巴特擔心他的願望會落空。

『你們的爆炸器材是放在哪兒的？』那個在長時間的沉默中開始感到膩煩的黑衫隊員問道。

他們走過了有燈光的大地巷，如今祇有庫巴特所拿着的那盞礦燈在照着他們。巷道的弧形愈來愈低了。

『它們是藏在窖井深處的，誰也不能上那兒去。……報告，這是按照指示的，』庫巴特很有禮貌地答道。

『好，』那希特勒匪徒舒了一口氣說。可是正在這時，他栽了一下，就暈倒了起來：

「照好了，畜生！」

庫巴特馬上把燈挪到後面去湊着那德國人。那人早先就看不清楚，這會兒是完全看不見了。——燈光照花了他的眼。他祇得用手遮着眼睛。礦工頭和那黑衫隊員如今是彎着腰在行走了，道路對於魯基顯得更加難走；已經不但是腳疼，手也疼了。

礦工們從掌子裏默默地望着他們。眼白在烏黑的臉上閃閃發亮，而他們的從從容容的礦工式的招呼『上帝保佑』如今聽起來像是慰問的聲氣了。他們中有許多人在心裏請求庫巴特的原諒，爲了他當礦工頭時，人們妒嫉他，曾經說過：『喝，爬上去當上司啦，納粹黨可待他好呢。』如今他們看見這個待他好是怎麼回事了。可憐的庫巴特低頭走着，給德國人照路，而那傢伙却拿着手鎗跟在他後面踉蹌着。

庫巴特和那黑衫隊員走到了鐵柵處，地巷便從這兒通到火藥庫。往那兒去的道路並不怎麼好，可是倒還很過得去，而且乾燥。然而那礦工頭却向左拐彎，走進了一條又低又狹的通道。這兒，有些地方的支柱叫煤層給壓壞了，不得不費點勁打破爛堆裏爬過去。

『那兒是什麼？』那黑衫隊員指着鐵柵說。